

## 八月桂花香

■李华

我知道，秋风渐起的时候，就到了桂花悄然盛放的时节了。

认识桂树，是在少年时期。父亲离休以后，我们全家就搬到了新房子。新家的院子很大，从搬进去开始，父亲和母亲就商议和规划哪里种花哪里种菜。慢慢地，偌大的院子就被各种时令果蔬、花花草草填补充实起来了。父亲还在院子的四周栽种了几种果树。

深秋的时候，院子里树木的叶子开始凋零飘落。母亲有一次在清扫满地落叶的时候和我说：“在我的家乡，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在房前屋后栽上一棵桂树。每到秋天，就连空气里弥漫的都是桂花的香味。”母亲一边轻声说着，一边轻轻摇头。

望着家乡的方向，母亲的眼睛里有



希冀、有向往，还有一抹淡淡的忧伤。当时，父亲正在窗下侍弄他的那些花草，听了母亲的话，他的手微微停顿了一下。傍晚，父亲在葡萄树旁清理出一方小小的空地。

来年早春的一个黄昏，我正在院子里和母亲择菜。父亲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招呼我：“快拿铁锹来，看我带回什么宝贝了？”父亲放下手里一株叶片细长的幼苗转头看向母亲。

“爸，这是啥果树，看着不太强壮啊？”“问你妈，她知道。”“桂树，这是桂树啊，你在哪儿淘换来的？”母亲不可置信地看着父亲，满脸惊喜眼里闪烁着晶亮的光。

“我托卖花木的朋友帮忙找的，从去年开始就让他们多留意，今天终于找到了。”父亲忙着在葡萄树旁挖坑浇水，然后小心翼翼地那株只有小拇指粗细的幼苗埋进土里。

秋天，在母亲精心的培育下，那株幼苗枝叶茂盛，树干粗壮了不少。“妈，过不了多久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闻到桂花香了？”看着日渐强壮的小树苗，我满怀期待。“不可以的，桂树一般得长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开花。”母亲笑笑，轻声回我。

转眼就到了冬天，母亲找来草袋子裹住桂树的树干，然后再用粗粗的草绳一圈圈将草袋子扎得结结实实。“捂这么严实，桂树应该不会冻坏了吧？”我担心地问。“但愿吧，北方冬天温度太低，

不知道它能不能挨过去。”母亲回答。

春天，我每天都蹲到桂花树下盼着它孕芽生叶。从初春到暮春，院子里的春花开了又谢，桂树的枝条却依然焦黄干枯。如母亲所料，它最终未能抵住严寒，长眠在北方冷寂的冬天里。从此以后，母亲再未提起过桂树，而桂花也成了我心中的一个执念。

后来，陪母亲探亲。车子一开进小村庄，我就被一股又一股浓烈馥郁的香气包围。我疑惑地转头看母亲，母亲对我点点头道：“怎么样？香不香，这就是桂花香呀。”

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车门跳了出去，母亲指着远处一个高大的树冠说：“这应是棵老桂树了。”我抬眼望去，只见枝头密密匝匝的叶子浓绿闪亮，却找不到桂花的半点影子，“桂花很小很小，一般都在叶子下，不仔细看是看不到的。”我转过身踮起脚尖，把头伸到枝叶间，果然，一朵又一朵小如米粒的黄色花朵连成一簇簇，挤挤挨挨地藏在树叶下。伸手拉过一枝开满花的枝条凑到鼻尖，那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的香气立刻便充盈了我的嗅觉。我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做着深呼吸，妄图把这幽香藏进心底……

信步而行，一棵棵桂树遍布村子里的各个角落。因为桂花，整座小村庄从内而外都散发着香香甜甜的气息，而我的发梢、衣袖也沾满了或浓或淡令人陶醉的盈盈暗香。

这一夜，我的梦里桂香四溢。

## 生活手记

## 烟火人间

## 幸福的秘诀

■王丽



小时候，我非常羡慕不吵架的父母。我觉得父母之间能做到相敬如宾，就是最好的父母了。

可事实上，从不吵架的父母，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见的。我的父母也是一样，他们在农村务农，每天忙忙碌碌的，经常为些鸡毛蒜皮的事争吵。

母亲爱干净，再忙也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。父亲就很随意，刚从田地里劳作回家，沾满泥巴的大脚洗也不洗就到处踩。母亲常常为此数落父亲，父亲总是闷声吃饭。父亲吃完就继续到田地里去，母亲则忙着打扫，她最见不得家里邋里邋遢的。

父亲记性差，上午跟母亲发生争吵，下午放工回家就忘得一干二净。农具还没放下，他就找母亲说话。可母亲的气还没消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回应着。等到吃饭的时候，两人坐到一起，母亲总要提起不久前发生的口角，父亲才觉得不好意思，望着母亲“嘿嘿”直笑。就这样，每次争吵后，父母都能妥善化解。有次我问父亲，跟母亲的争吵怎么会经常忘记，父亲笑着说：“夫妻哪有隔夜仇。”

父亲做起农活来非常卖力，每天起早贪黑的，巴不得整天都和庄稼待在一起。但也经常丢三落四，常常把东西落在地上。父亲的粗心，逃不过母亲的眼睛，落下什么了母亲一看便知。父亲觉得没什么，丢在地里第二天再拿。母亲比较惜物，觉得工具不能乱丢，便去地里把父亲落下的工具找回来，也会忍不住数落几句。父亲自知理亏，便不再多说什么。第二天早晨，父亲继续下地干活，母亲则帮忙收拾东西，他们就像根本没吵过一样。

吵了一辈子的父母，感情却越吵越好。吵了就忘，争吵不过夜，这也许就是他们幸福相处的秘诀吧。

投稿邮箱请发至: czwbsw@sina.com  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## 深深的情浅浅地说

■马亚伟

母亲在客厅的地板上铺上席子，在上面做棉被，父亲则拿一张报纸坐在沙发上看。阳光照进窗子，暖暖的，父亲被晒得有些困意，但他依旧不肯去睡会儿，就这样陪着母亲。两个人连电视也不开，好像担心这样的静谧时光被打搅到。

父亲的报纸看得有一搭无一搭，他时不时就要帮母亲纫针，或者帮她伸一下被角。母亲做针线活的时候，父亲全程陪伴。两个人聊些陈年往事，父亲说：“那年咱们第一次去北京，看到了天安门。那年你才28岁吧……”

母亲低头飞针走线，嘴角的笑意却荡漾出来，她轻声回应：“可不嘛，那时候正年轻呢，你还记得我在天安门前拍的那张照片吗？黑白的，看着特别精神。日子过得真快啊，转眼就成了老太婆了……”

这样的谈话还在继续。父亲和母亲时而沉浸在往日时光，时而又谈起未来的设想，温馨的感觉在屋子里流淌着。我坐在窗前一边写字，一边看着这样温情的一幕。他们好像完全忽略了我的存在，因为父亲知道我有“特异功能”——无论环境多嘈杂，我都能专注做自己的事。可那一刻，我完全被父亲和母亲的家常谈话所吸引。他们絮絮的话语里，淡淡的语气中，是漫长岁

月酝酿出来的深情。

我看得出来，父亲和母亲之间有深厚的感情。他们这代人，从来不会表达爱。可是，我突然间觉得，这才是爱情最美的模样。这种爱，平淡、自然，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，不喧嚣，不热烈，却能够细水长流。在平淡的岁月里，陪伴彼此到白头。漫长的岁月，不仅没有磨灭心底的爱恋，反而越来越觉得对方是此生最好的选择。

我想起前几天，母亲感冒了，我要给她做碗面条。父亲却推开我，一定要亲自下厨给她做。父亲说，他们年轻时就是这样，母亲吃一碗父亲做的面条，百病包好。我被父亲逗笑了：“爸，难道你的面条

是灵丹妙药？”其实，我明白，父亲的爱才是灵丹妙药。父亲把面条端给母亲，说：“你这老太婆就是不听话，早就让你多穿点，就是不听，感冒了吧？”母亲笑着说：“跟穿多穿少没关系，谁还不得头疼感冒啥的？”母亲吃了一口父亲做的面条，说：“你老了，手擀面做不成了，不过这挂面也是一样的味道。”父亲嘿嘿一笑，说：“那是，我的手艺在这呢！”

这碗面条，在我看来真的是爱的味道。可他们自始至终，没有提一个爱字。即使不说爱，字字句句传达的却都是爱，即使是嗔怪，也是满含爱意的。这种爱情，真的很让人羡慕啊。细水长流的幸福，才是爱最真的样子。



### 【收获】

庄稼收割完了，树木镀上金色的光芒。收敛的沉静，蕴含着更大的生命力和无法言说的况味。一种成熟的睿智，温柔地张望着村庄。院角几株黄的、白的、紫的、粉的菊花散发着阵阵幽香。土地散发着潮湿的腥香，残留着春天的花雨和夏天的雷电，还有一串串追梦的脚印。

——李胜利

### 【故乡】

故乡的某处山水、某处场景，只需一瞬间，就足以唤醒几代人温存的记忆。记忆里的家乡平凡朴素却又婉转动人，好像是永远描述不完的。儿时，父亲总会找些理由，向我诉说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，我尽力去感同身受，可认知还是那么浅显苍白。

——纪栋

## 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  
倾听您的心声，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### 【秋肥】

人有高矮胖瘦，四时也是如此。秋天可以用“肥”来形容。沉甸甸的稻穗把秸秆压得都快直不起腰来了，农人们也都纷纷弯下腰来，准备迎接丰收。丰收不只在稻田里，也在山上，在院子里。桔子、柿子、青菜……这时节可吃的东西太多了。贴了秋膘，人自然就胖了，于是，“肥秋”愈发名副其实。

——潘玉毅